



張紅梅

大雪天時記年少

記得那天，大雪初停，陽光透過雲層，灑下斑駁的光影，為這片潔白的世界增添了幾分暖意。我和小夥伴們迫不及待地衝出家門，像是被釋放的小鳥，一頭扎進這片夢幻般的雪域。我們穿着五彩斑斕的棉衣，戴着各式各樣的手套，每個人的臉上都洋溢着興奮與期待。

我們的遊戲，從一場激烈的雪仗開始。我們分成兩隊，各自築起防禦工事，用雪球作為武器，展開了一場「冰雪大戰」。雪球在空中劃出一道道優美的弧線，伴隨着孩子們的歡笑聲，在空中炸開，化作一片片飛舞的雪花。我們奔跑、躲閃、進攻，每一個動作都充滿了童真與活力。雖然偶爾會有雪球擊中臉頰，帶來一絲涼意，但那份快樂與自由，卻足以讓所有的寒冷都煙消雲散。

雪仗過後，我們開始堆雪人。我們分工合作，有的負責滾雪球，有的負責找樹枝做手臂，還有的負責找石子做眼睛和嘴巴。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一個栩栩如生的雪人漸漸成形。我們為它戴上帽子，圍上圍巾，還從家裏拿來胡蘿蔔做鼻子。那一刻，我們彷彿看到了雪人在微笑，與我們共同分享這份冬日的快樂。

然而，最讓我們難忘的，還是

那場「雪地尋寶」遊戲。我們事先在雪地裏藏好了各種小禮物，然後分組進行尋找。雪地裏的每一步都充滿了未知與驚喜，我們時而低頭細看，生怕錯過任何線索；時而興奮地呼喚同伴，分享自己發現的寶藏。每當有人找到禮物時，都會引來一陣歡呼與羨慕。

遊戲之餘，我們還喜歡在雪地裏靜靜地坐着，看着雪花從天空中緩緩飄落，感受着那份寧靜與美好。我們會談論各自的夢想，想像着未來會是什麼樣子。有的想要成為勇敢的探險家，去發現世界的奧秘；有的想要成為偉大的科學家，為人類進步貢獻力量；還有的想要成為藝術家，用畫筆描繪出心中的美好世界。那時的我們，心中充滿了無限的憧憬與希望，彷彿只要努力，就能觸碰到那片屬於自己的星空。

「大雪天時記年少。」那些大雪天裏的兒時記憶，如同一顆顆璀璨的珍珠，串聯起我們童年的美好時光。那時的我們，雖然不懂得生活的不易，但那份純真與快樂，卻是生命中最寶貴的財富。如今，當我再次站在大雪紛飛的窗前，心中總會湧起一股莫名的暖流。那些美好的記憶，如同一盞盞明燈，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讓我在人生的旅途中，始終保持一顆溫暖而明亮的心。



姚珏

光輝歡笑永伴隨

最近看電視節目《聲生不息·大灣區季》第一期的節目，眾星共同翻唱了一首經典歌曲《好歌獻給你》，非常感動。這首歌曲是1979年好朋友羅文演唱的，也是他專輯的名稱，跨越了45年，仍然讓聽者感到共鳴和溫暖，這正是好歌之魂。當年的港樂已經把國際文化和香港文化完美結合，這首歌曲的作曲是日本文學家馬飼野康二，他還寫過《千千闋歌》，而鄭國江老師的作詞，則創作出了代表香港文化精神的港樂經典。很喜歡這首歌曲的歌詞：「好歌獻給你，讓愛藏心裏，陽光在我心裏照耀，光輝歡笑永伴隨。」「光輝歡笑」我想指的就是正能量和幸福感，這也正是文化藝術的奇妙和偉大，如果受眾真正有「光輝歡笑永伴隨」，那麼社會的文明也就真正取得了進步。

最近，香港特區政府公布了《文藝創意產業發展藍圖》，在4個範疇共推行71項措施。我很認同特區政府的大方向，包括4個範疇中，「弘揚中華傳統優秀文化，發展香港特色文化內涵」，這就是我一直在堅持和探索的，我們最近世界首演的《繁花串燒金曲》《粵劇幻想曲》等，都是希望打造香港自己的文化品牌時代作品。

我覺得還有一點要特別注意的，就是受眾和市場對於文化創作的反響，就像文章開頭講的，文化藝術要能夠真正給予受眾正能量和幸福感，這是很重要的。同樣的，在文藝創意產業發展的過

程中，也需要考慮廣大業界，特別包括中小樂團和文化藝術機構的參與度和幸福感，文藝創意產業的繁榮肯定不止是依靠一些大的團體機構，而是需要夯實基礎，完整產業鏈，聚集人氣財力，「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我很高興這次公布的發展藍圖中也提出，建設香港文藝創意產業鏈，全面檢討現時資助藝團的制度，包括主要表演藝團、中小型藝團和粵劇的資助制度，以及表演場地的預定分配制度；並會引入以表現和藝術水平掛鈎為標準的制度，還提出增強市場力量，包括推出「重點演藝項目計劃」。

我覺得，文藝團隊引入機制有上有落是好事，這樣對於一些中小型藝團如果做得特別好的，就會有機會。只有在特區政府支持下，讓中小型藝團都活起來，整個行業的幸福感才會提升，城市的多元文化也需要各類藝團的繁榮。另外在香港目前演出場地比較緊張的情況下，做得好的藝團有拿到場地的優先權，也是很好的設想。

這份發展藍圖是香港特區政府定出的一個大方向，但怎麼能夠把審批的制度和政府的願望與藍圖有效統一起來，這也需要有更清晰的目標。更重要的是審批的人員也需要真正轉變觀念，要和特區政府的大方向相符合，而不能南轅北轍，還有就是也要真正考慮怎樣提升整個香港的文化藝術界的認同感和幸福感，讓「光輝歡笑永伴隨」的香港文化精神能夠持續活躍下去。



少爺兵

中國樂器文化

從事音樂製作的友人又要飛去法國巴黎了！這個國家友人每年至少去兩三次，什麼景點都應該看夠了吧！友人馬上對眾人表示，多次到法國並不是為旅遊，是去走過該國的廣場或大街小巷，尋找用中國樂器如古箏、二胡、笛子等演奏音樂的人，覺得這樣更能在音樂的領域得到更多的養分！

「去巴黎的遊客很多，但大家的目的心思不同，而有來自中國的留學生及音樂愛好者，他/她們憑在各種樂器的造詣，多在各廣場上演奏一些外國人士『耳熟能詳』的曲樂，有包括電影和電視劇的歌曲，如戲曲《梁祝》《滄海一聲笑》、張學友的《吻別》、陳奕迅的《孤勇者》等等，亦是華人的創作，所以到廣場等地方去聽聽音樂，法國人和遊客們覺得已成為當地的一道風景線！」友人還說：「法國幾位朋友跟我說，有時他們的娛樂節目，就是到廣場聽中國樂器的演奏，有次更遇到多位拿着不同樂器的華人在演奏，除了他們已聽慣的古箏、二胡外，應該還有笛子、琵琶和簫，他們好像是一隊管弦樂團般。聽朋友的口述及繪圖，如果沒有看錯的話那樂器中亦有『柳琴』，也有樂聲，令他們起雞皮的『唢打』（內地稱此樂器為『唢呐』），而『唢呐』的名曲就是華人都熟悉的音樂之一『百鳥朝鳳』！」

所以，中國樂器這文化如深水裏的「小炸彈」，在外國多個國家地方已炸出「片片水花」。最令友人難忘的是，某次他去聽聽某管弦樂團的演奏時，見到一位女士只拿着一把「琵琶」，卻能奏出各種各樣的音樂，使該管弦樂團和現場的觀眾都稱讚她說：「像在訴說中國各種樂器的故事！」

音樂人也指出中西樂的「結合」早已展開，不少人已接受兩者所擦出的火花；藝術既要傳承亦要用各種形式去傳播，不然傳承就變成「紙上談兵」的口述而已！近期在樂壇更掀起流行曲與戲曲「交融」的熱潮。不過，「戲腔」的確要由專業的戲曲人才能使兩者的結合達到一定程度的水平，不是專業歌手在歌曲裏唱得「兩嘴」戲腔就說唱得比人好，最好的境界還是尊重彼此的專業，令樂曲更顯和諧，才是音樂界之幸。



鍾倩

我為什麼要寫林徽因

《四門塔：千年古塔的歷史回響》（以下簡稱《四門塔》）一書出版後，有讀者問我：「你為什麼要寫林徽因？」這個問題讓我愣住了。重溫梁林夫婦走過的歷史足跡？還是千年古塔本身的誘惑與魅力？

以前寫完一本書，我總覺得出版後就畫上了句號，《四門塔》不同，它的後勁很大，幾乎改變了我的認知：一本書寫完了並非結束，它還在向上生長，在讀者那裏，在不為人知的角落，在作者不易覺察的心裏。2024年5月18日，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追授校友林徽因建築學學位，一張遲到百年的學位證書掀起軒然大波。我重讀書稿，又接連讀了相關的書籍，不禁有了新的發現：被遮蔽的林徽因是建築學家、女詩人。我冥冥中覺得，她並沒有走遠。固然，梁林夫婦當年考察山東神通寺，只是歷史長河裏的一朵小浪花，但是意義重大，對城市文脈和文物保護都是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林徽因梁思成夫婦曾4次到濟南，與此同時，濟南也是她的初戀、著名詩人徐志摩的空難地。林徽因收藏有兩架飛機的兩塊殘片：一塊來自同父異母的弟弟林恒在對日空戰中身亡時的戰機，由梁思成參加後事帶回來；另一塊就來自徐志摩在濟南空難的飛機。如今，每年11月19日，都會有本地院校和社會團體舉行集體悼念活動。

著名作家李健吾評價林徽因道：「聰明和高傲隔絕了她和一般人的距離。」而父親林長民也說過：「做一個天才女

兒的父親，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倫的輩分，先做到友誼的了解。」或許，梁氏家族的光環實在太強烈，林徽因「朋友圈」的名人實在太多，導致女詩人的真實生活被遮蔽。1920年她跟隨父親赴歐洲考察，她後來寫道：「我隨着父親走遍了歐洲，在旅途中我第一次產生了學習建築的夢想。現代西方的古典建築啟發了我，使我充滿了要帶一些回國的慾望，我需要一種能使建築物百年不朽的建築理論。」事實上，她是這樣說的，也的確做到了。

在四門塔前駐足時，我曾不止一次憶起這段話，冥冥中是女詩人的精神召喚，把我帶向了古建築的場域。倘若說與父歐洲交遊是引子，那麼接下來倫敦聖瑪麗醫院倫敦客廳、北京總布胡同「太太的客廳」，廣泛的中西方高層次社交活動，無疑在她心靈深處播種自由的種子，使她懷揣更大的理想抱負。

沒有完整的古建築，除非當你凝視的瞬間。古建築的不完美，恰恰是對人類內心的一種投射。這是我寫完這本書後的頓悟。林徽因曾說道：「我只要生活；體驗到極端的愉快，靈質的，透明的，美麗的近於神話理想的快活。」她善於把內在的痛楚化作無形的力量，骨子裏的「士子情懷」和超拔勇氣，使她義無反顧選擇了一條逆流而上的艱難之路。當年，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築系拒絕招收女生，她轉而註冊了美術系，與梁思成選修同樣的課程，成為建築系「編外女學生」，還擔任建築設計助教。

換做今天，我無法想像她孤獨的選擇。1937年，梁林夫婦先後走過中國15省200多個縣，測繪和拍攝古建築遺物200多件，「山東神通寺」赫然在列。

古建築本身也是一首詩，每一次走近、感受、禮讚，都是展開和吟誦。林徽因在《平郊建築雜錄》中首提「建築意」，形容中國建築的內在精神和文化內涵。當年，她和梁思成抵達濟南火車站後，徒步前往歷城的四門塔，頂着烈日，七八十里路走了一整天，梁思成用萊卡相機拍攝的黑白照片上，可見林徽因頭戴草帽，白色短袖束於腰間，腳踩塔基邊緣，她手扶塔身，拿着尺子細緻測繪。她的測繪影像，定格住一代知識分子的求索精神，這一幕反覆在我的腦海裏回放，一次比一次深刻，我的記憶裏翻騰如海。後來，他們途經泰山時正值傍晚時分，她寫下《黃昏過泰山》：記得那天，心同一條長河，讓黃昏來臨，月一片掛在胸襟。如同這青黛山，今天，心是孤傲的屏障一面；蔥鬱，不忘卻晚霞，蒼莽，卻聽腳下風起，來了夜。

女詩人的心始終是孤傲的、捉摸不透的。她創作詩歌、小說、戲劇，她發表論文、設計封面，樣樣精通。所以，她的測繪與勘探，是另一種書寫——以大地為紙，傾瀉愛與美。建築是容器，是居所，也是靈魂的棲息地——「人生稀有的，由審美本能所觸發的銳感（梁思成1933年考察山西應縣木塔所感）」，這種銳感澄澈、清新、有溫度，如穿過歲月的風，直抵靈魂深處。



林爽兒

勿受控制

智能電話幾乎把所有人的生活習慣都改變，人人天天拿着它當命根，任何情況之下都是手機最重要，但是又有多少人在用手機的時候，尊重別人。

坐公共汽車，有人可以在我前後左右，任意看視頻、任由聲浪播放，騷擾了乘客；就算公交上特意廣播，告誡自私的機主，可是對方依然我行我素，甚至會故意放大聲浪，若有人阻止分分鐘惡霸上身，鬧得滿車乘客反感。

最近遇到一些機癡，在劇場中看粵劇，台上伶人努力演出，台下竟有人由開場便一直看手機，把機面校得好光亮，影響了左右的觀眾，有人看不過眼，叫對方收起手機，收起亮光，勿騷擾他人，對方卻毫無表示繼續睇手機，旁邊觀眾再指責她，她居然大聲說：「要你管！」於是兩人吵起來，甚至想動手（兩個都是女士）。場面混亂起來，這才是真正正地影響觀眾，劇院工作人員把她們拉出去警告一番，要那人關掉手機，否則不再讓她入場觀看，在工作人員又勸又罵之下，玩手机的那人索性離場，好端端地損失了欣賞演出的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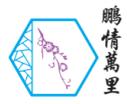
另有一個朋友的經歷，特別嚇人，他一個人出外公幹，在東南亞某個酒店，因為用手机處理工作文件、處理賬目，在外那幾天來往賬目特別多，其中有些賬目

數字不少，公幹第三天，乘的士去客戶公司傾另一筆生意，居然坐上了賊車，賊人到僻靜地方跟他要錢，他慌說沒有錢，賊人於是看他的手機網上銀行，發現有錢在內，迫他轉十萬，朋友在緊急關頭開了其中一個電話號碼，很幸運地開通了當地客戶，對方聽到賊人和朋友對話，立即報警救人，那賊人應該是新手吧，見事敗也慌起來趕朋友落車，然後飛馳逃走。

手機這次是救了我朋友，但朋友卻被嚇到魂魄不齊，事後還要去看醫生食鎮靜劑，還決定放棄網上理財，免得再惹禍端。所以，當大家在討論智能手機的問題時，是否也應該告訴自己，究竟你有多需要它？同時理性些不該受它控制！



●年輕人幾乎是機不離手。作者供圖



趙鵬飛

破的是地獄，補的是人心

死亡向來是一個「晦氣」的話題，在傳統習俗裏，所有重要時節和場合，用盡智力都要規避跟死亡有關的表述。特別是在傳統文化根深蒂固的香港，大吉利是頭等大事。以殯葬業為題材的電影《破·地獄》居然在香港大賣，且眼看著創下新的港產片票房紀錄，實在令人有些匪夷所思。直到從電影院出來，似乎才有了幾分清醒的清醒。

死者為大。只要是死了，生前所有的恩怨情仇都能一筆勾銷。父親對兒子命運前途的擺布，對女兒內心造成的創傷，對搭檔的蔑視，對同行的不敬，都化作一縷裊裊青煙，徐徐升騰之際，還能在每個受過傷害的人心裏，漾起一圈懷念和感恩的漣漪。死亡是最好的和解方式。死者兩眼一閉，紛擾喧嚷疲憊，從此再無瓜葛，歉疚羞愧遺憾，永遠不必言說。電影最後一幕，靈堂前，在父親霸道的陰影裏壓屈了半生的兄妹倆，遵照遺願，用道家破地獄的莊嚴儀式，看似遵守自我感動式的救贖，何嘗不是對父權式威嚴的最後一次順從？傳統倫理的枷鎖，即便是在華洋雜處中西習俗薈萃的香港，有時候也沉重到難以掙脫。

死是常態。從生下來那一刻開始，死亡就進

入倒計時。珍惜眼前人，看重眼前所有，是最通俗的道理，也最容易忽視。開湯舖的蓮姐，視文明為親人，靚湯、糖水 and 嘍叨，是她能給文明最溫暖的撫慰。文明侍蓮姐如母，聽她嘍叨為她診治，還把強悍外表掩蓋下的溫柔片刻釋放。蓮姐病發倒在舖子裏，以白車救護員為職業的文明，使盡渾身解數仍無力回天，轉瞬之間便是陰陽兩隔。唐樓屋苑裏的熟悉街坊，日日相見的朋友熟人，不知哪一刻就是生死訣別。人死如燈滅，也還有燈會亮，但一定不是你曾經在意過的那一盞。電影的敘述時空，設在疫情後。一場持續幾年的疫情，逾萬人命止於此。為防疫，當日的喪葬一切從簡；為防疫，活下去的人只能先顧眼前。疫後一切漸次重歸常態，無人問我粥可溫，無人與我立黃昏，遲滯的情感缺像潮水一樣慢慢泛泛起，茫茫四顧，何處黃土話淒涼，何人聽我訴衷腸？

死非盡頭。只要是還活着，甄太太就無法從失去幼子的悲痛裏真正活出來。只要是還活着，失去密友的蘇蘇，就會一直躡在那一小撮骨灰中走不出來。只要還活着，致使愛子殞命的跑車就是朱先生一家無法碰觸的傷痕。路有盡頭，水有盡頭，天有盡頭，於生者而言，死

別的困境裏沒有盡頭。情深不壽，慧極必傷。情感和理智人人都懂，事到臨頭了，人人又都無法置身事外。從婚禮策劃師被迫轉行搵錢多的殯葬經紀，道生算是活通透了，見慣生死的他，最怕的還是死別，不婚不育就是他掌控的全部堅持。電影試圖透過殯葬業裏的形形色色，反覆傳達一句質樸的真諦：誰的人生不是千瘡百孔，誰又能真的從活人的「地獄」裏全身而退？

終此一生，我們都在與生死釋懷。導演陳茂賢有一段情緒袒露的話，「人一出生就在倒數，也就是面對死亡，但最諷刺的是，人與人的關係卻與日俱增，就好像我跟母親和婆婆；當我們累積了一些感情，婆婆就要離開了；整件事很無奈，我很想將之抒發出來。」抒發出來，也只是打了個結存放在那裏，有一天情境暗合，莫名的哀傷和沮喪，還是會不期而遇。

「涼風有信，秋月無邊。今日天隔一方難見面，是以孤舟寂寂晚景涼涼。」電影裏，消除道生和文明脾性隔閡的一曲南音《客途秋恨》，不時響起。這曲調悲沉委婉，卻被白駒榮、新馬師曾、阮兆輝、羅家寶、張國榮、梅艷芳等一代代名伶傳唱，說到底，悲涼才是人生底色。



湯禎兆

東華義莊

坊間談起電影《破·地獄》和《東風破》都用了東華義莊來作拍攝地。我想在此推介一套紀錄片，這是因應《破·地獄》而產生的周邊訪問，十分有趣。（之前電影《金手指》也觸及很多歷史材料，不同KOL或記者也進行了不少討論和探索，甚至比電影更好看！）

那正是「港故事」所拍的「東華義莊管理員守護人生終點站」，影片介紹東華義莊的歷史與服務，從1899年起便成為華人安置棺木與骨灰的場所，影片也提到拍攝電影的過程、管理員吳先生的工作及對此地的情感。

東華義莊的服務僅對華裔人士開放，凸顯了文化和傳統的重要性。而這位管理員Sunny在這裏工作已經超過30年，主要负责點香，可見對傳統的宗教習俗之堅持。東華義莊主要提供3種服務，分別是棺材、骨骸和骨灰的處理。東華義莊的成立初衷是為

了幫助海外華人，讓他們能夠在去世後回到故鄉。義莊作為遺體的轉站，提供了一個安全的環境來存放遺體，並確保運輸過程的衛生。遺體在運輸前會先放入鐵盒中以防腐化，然後再放入木箱中，這樣的處理方式更符合衛生要求。

很多人特別是自以為內行的人，均曾批評過《破·地獄》裏某些情節不合理，但這個短片卻說出了真實例子，例如現實中確實有人不捨得將過世的人埋葬。在這條影片中，Sunny就提到一位特別的訪客，她經常來探望已故的丈夫，這位女士幾乎每天都來，看似丈夫仍然在她身邊，而Sunny在安慰她時提到人離開後就不再回來，強調了對於所失的接受與釋懷——情境儼然就是《破·地獄》中的複製場面。

人生如戲，戲如人生，其實沒可能說真實就一定有一個必然。迷信所謂的專業角度，才是最不專業的態度。